

人人都需要愛

Ivy

我親愛的朋友：

原來妳和我年輕時的狀況好像，我看到妳的文章之後，胸口有一股悶痛，這也是我過去的痛苦。雖然我當年看起來有不錯的工作和未來，但是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樣，我每天跑輔導室，跟老師講到痛哭流涕。高中三年大學四年，我像無主的孤魂亂跑，茫茫不知漂到何方，我和同學漸行漸遠，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起居作息和行爲，因爲我真的不知道我該到哪裡去？我該做什麼？

我就讀高一時，父母離婚。媽媽和爸爸在離婚前，被別人連累，欠了一屁股債。媽媽被迫出外賺錢，卻惹來一些覬覦媽媽美色的人，開始有人每天半夜瘋狂的按我家電鈴，跟蹤我媽媽。我因爲受不了那位瘋狂追求我媽媽的男士，到樓下和他打了一架，卻一點也沒辦法解決問題，只能報警。這樣的騷擾，對年幼單純的我來說，夜晚是一種極端的恐怖。

我們沒錢另租房子搬家，只好忍受房東的冷嘲熱諷。所有的朋友都變成債主，親戚也幾乎不能聯絡了，電話鈴響不是詛咒就是罵人的髒話。我跑去打工，想拼命賺錢，卻被老闆娘欺負年少無知，付我少少的錢，也沒有幫到家裡的忙。後來媽媽和爸爸因爲債務的問題，必須勞燕分飛，溫暖的家就這樣子破碎了。

爸爸百般無奈，放棄和我、弟弟、妹妹、媽媽的連絡。弟弟到工廠做學徒，半工半讀。妹妹因爲受了打擊，從一個可愛的笑臉娃娃，變成陰晴不定的小魔女，每天和我吵架。有一次我還以家長身分，到警察局保我弟弟出來，因爲他在網咖被抓。我的好友也因爲他的家庭分裂，自暴自棄去酒店上班，他把辛苦賺來的錢，塞了五萬元給我還債，雖然杯水車薪，卻是十足的雪中送炭。

媽媽後來遇到一位慷慨的人，於是和他交往，感動於他的誠心就結婚了，成爲她現在的先生。但是，這場婚姻並不被週遭人祝福。媽媽剛結婚時，很多的痛苦和孤單都被我看到，當時我幾乎對人生絕望透頂。記得有一次，我在英文課上，用英文自我介紹我的家庭，居然不由自主的痛哭流涕。我的外籍英文老師頓時不知所措，只好問一位班上女生，她對我家有什麼感覺。那位同學只淡淡的說了一個字："disgusting"。這個字讓我痛徹心髓，從此之後，不敢再跟別人談任何家裡的事。在我的意識裡，已經沒有家了，家是四分五裂了，我心裡被深深的劃了一道傷。

慢慢發現我有自殘的行爲，我會不由自主的把機車騎到有坑洞的地方，讓自己跌倒；我會在半夜坐火車到很遠的地方；我跟朋友說話時，眼睛會故意不看人，讓朋友生我的氣；我也會每天晚上騎機車到以前小時候生長的地方大哭一場。

我就這樣過了十年，談戀愛時，因爲對方爲難我的家世，讓我常常受到委屈，血淚往內流。

在學佛的過程中，遇到鄭振煌老師，他接受我一天到晚亂問問題，又沒事常常翹課。我不是用功的學生，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位長者，在指引著我人

生的方向，告訴我慈悲和智慧的真理。雖然我當時不知道我會到哪裡去，卻知道我會一路慢慢認識真正的自己。

這幾年，妹妹也因為未婚夫家為難我們的家世，被迫在婚禮前幾天，告知親友取消婚約。而我也因為這個問題，被我前任男友在談完結婚大事時甩掉，我哭了很久很久，才發現人生無常的痛苦，一直真實地出現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人生不斷失去好多人事物，我被迫割捨好多理想，而我對家人總有無止盡的擔憂和煩惱。

我一直以為只要有工作，有房子，有結婚，有足夠的錢，擁有很多，我就會快樂了，所以我努力去擁有，努力去追求。十多年來，我遇到問題就去找答案，或是拼命去吃喝玩樂，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是獲得快樂的真正方法，但是我一直不想讓自己的心掉下去。我覺得如果追求不到很多東西，就是連自己的心也會看不見。後來當我實現一切夢想時，我卻發現只要碰到不如意的境界，內心還是有著幾近瘋狂或崩潰的感覺，誰也安慰不了我，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開始發現，我不願失去任何東西。因為我不想再有四分五裂的痛苦感覺，所以我一直忙著保護我所擁有的人事物。

後來我弟弟去新加坡工作，他承受巨大壓力，因為英文不會，但是他必須賺錢，買房子，他只好省吃儉用，無意間被我發現他罹患血尿和胃潰瘍。他告訴我因為我工作太忙，身體不好，拒絕我透過每週幾次的 Skype 協助他練好英文。雖然我英文不夠流利，但是還可以教他一點。他的拒絕，讓我意識到他可能會失去健康開朗，我再次面臨無能為力的痛苦。

隨著維鬘學會的成立，我看見面對人生的不同方法。在此之前，鄭振煌老師是慧炬機構的副董事長、慧炬出版社的社長、慧炬雜誌的發行人，也擔任過中華慧炬佛學會的副理事長和秘書長、慧炬通訊社的發行人。慧炬在我大專時代，是佛教界出版社的代表，慧炬出版的書籍和雜誌，受到極高的信任和推崇；慧炬也是引領大專佛學運動的舵手。鄭老師捨棄名利和省親的時間，誓志為慧炬奉獻一生，為佛教耕耘，卻因為某些因緣，必須離開奮鬥多年的地方。我看著鄭老師在離開慧炬之際，雲淡風輕的自在態度，也看見享譽國內外佛教界的他，不問收穫的一直說法給台灣一小小群來來去去的朋友，看見維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弘揚正法、推動居士菩薩道的宗旨，全年無修的弘法利生，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有一次我在鄭老師面前不捨的一直流淚，但是他事後卻幽默的笑說，妳因為不要在維鬘吃飯，還哭給老師看呢！

我看見眾多師兄姐的達觀智慧和無怨付出，也看見我爸爸學佛後，雖然無法太多溫飽，生活非常清淡，卻越來越開朗樂觀古錐。而我這個已經擁有一切夢想的人卻常常昏頭轉向，找不到快樂的答案，我常想我已經知道一些道理，為何總是使不上力？為何不斷生起種種煩惱？為何解決不了別人的煩惱？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後來想起鄭老師一直鼓勵我們，除了佛學理論之外，還要透過實修，才能印證佛法。

所以趁著今年寒假，我到花蓮力行禪寺打禪七。五年前在一次鄭老師和慧門

師父所舉辦的禪七中，我發現慧門師父的法，和鄭老師所教的能夠互相融合。以前實在聽不懂慧門師父的看話禪，有一天跑去和力行禪寺那裡的如藏師父聊天解悶，她告訴我，如果可以幫助自己走過難關，才有能力幫助家人和其他人。我當時覺察到自己正如一艘小船，在無常的風雨中飄搖，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連自己都快要被心的海浪滅頂了，卻還想告訴別人快上我的船，我要帶你們去快樂的岸。

透過鄭老師和慧門師父所教的大圓滿法，我在禪七之中，發現身心更清明，也透過看話禪，我了解心的變化和對治煩惱的方法。禪七印證了鄭老師的教導及提醒，也發現心如果透過修行，可以像一面鏡子光亮皎潔的照見所有的外界變化，但是鏡子不會留下塵埃，也不會被染污。如果阿賴耶識中的煩惱種子發芽快長成大樹時，可以用法門把種子長大的力量化為烏有，或是變成內心不動澄靜的力量來源，我開始體會單純的喜悅了，不只為得到什麼而喜悅了，只是因為心變得更清楚而喜悅。

這幾天我有幸親眼看見，力行禪寺中一位五年前得癌症換人工肛門和罹患僵直性脊椎炎的胡老師，每天歷經無數次的劇痛，在活生生的身體崩壞情形中，透過五年多禪修，提升心的力量。胡老師在一次瞬間的參究中，找到不動的力量。他曾在入定當中，聽見遠方海浪的聲音，也在禪修不斷的深入參話頭中，體會無數次的痛其實只有痛一次。他的身體慢慢好轉了，不再需要人工肛門了。我如今方知，修行是多大的功德，能為生命做不同的詮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鄭振煌老師和慧門師父，一位是聰明無比的博學才子，一位是可以安穩生活的大學教授，卻願意放下名利雙得的人生，捨下個人的享受與家庭的溫暖，孜孜矻矻的教導監獄受刑人，生病的人，煩惱的人和有心求法的人。因為他們，許多人的生命改變了。

在這次禪七中，一位體悟到一些真理的朋友告訴我，一切都會有最好的安排，連跌倒的大石頭都可能是佛菩薩送給我們的禮物。我猛然發現，如果當時鄭振煌老師沒有因為眾多因緣，必須離開他多年努力的經營處，或許現在聽法的還只是幾個人而已，我們大家也不會相見，也不可能將鄭振煌老師馬不停蹄，毫不懈怠的說法，轉錄成 mp3 給不同地方和不同時間的朋友聽到。如果胡老師當年沒有得癌症，或許他不會發現，每個人的身體雖然終究要病老死，但心卻可以透過方法越來越清明自在，穿透痛苦和迷惑。如果不是因為胡老師，慧門師父在國外的說法，就沒有人有時間有能力做完美的剪輯和 DVD 製作。

人生真奇妙，誠如有一次我問鄭老師，我可以轉業力嗎？老師堅定的告訴我：可以！只要你的心力大過業力！我當時笑笑而已，現在知道的確有人可以了！如果我這麼笨又執著，都可以有一點點體驗，你的聰慧和敏銳，絕對沒問題！